

牧齋雜著

下



docu 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清〕

錢謙益

著

〔清〕

錢曾

箋注

錢仲聯

標校

牧齋雜著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有學集文集補遺(中)

曹母陳太孺人八十壽序

邵母九十壽言序

余母毛太夫人表節詩叙(二)

遂安澹公余公，以進士高第，擢守吾郡。下車踰年，風和霜肅，百廢咸舉，政聲籍甚，爲海內循良之冠。吳中賢士大夫，飫公之膏澤，飲醇襲芳，推本其淵源，知公有節母毛太夫人，其治行厥有自云。

太夫人之歸贈公也，異糗宿肉，以奉尊章。鷄鳴夙夜，以佐夫子。裙布操作，動合圖史。人之稱女師者歸焉。既而所天見背，盛年自誓，事高堂則以婦代子，撫藐孤則以母代

父。松筠之操，滋茂於百年；蓼莪之澤，覃及於九族。君子曰：太夫人非惟爲節母也，其慷慨立節，蓋鬚眉丈夫弗如。而本仁祖義，恤孤寒而撫惛嫠，則公卿大夫或未之逮也。太夫人青年矢節，皓首令終。二孤鏃礪名行，鸞翔鵠峙，軒翥都人士前。及余公紈綺之歲，早登朝右，專城出守，治行爲天下第一，而太夫人之爲母師益著。人觀公之砥節自公，飲冰茹蘗，則以徵太夫人却鮓之儉。人觀公之俯循鴻雁，視民如子，則以徵太夫人丸熊之仁。人觀公之養育人才，廣厲學宮，則以徵太夫人斷機之教。人觀公之治兵振旅，江海肅清，則以徵太夫人冠纓之智。太夫人之爲母師，得其子而益彰，豈不信哉！

昔者魯敬姜之教其子曰：輻可以爲將，畫可以爲正，摑可以爲大夫，軸可以爲相，樞可以爲三公。西漢之盛，賢守公如黃霸輩，皆入爲三公。余公文明以止，篤實光輝，傳遽至於公卿有日矣。源遠流長，徵其家訓，則自太夫人織紵之教始。今之贊誦，鏘金戛玉，先河後海，咸歸美於太夫人。後世有劉中壘、范詹事，區明風烈，昭於彤管，將於此有徵焉。珩璜琚瑀之遺風，其有聞於斯世也夫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八。

宋母王淑人六十壽讌序

葉母姚太孺人七十序

阮母劉太安人六十壽讌序

陸孟鳧七十壽序

徐徵君暨姚孺人六十壽讌序

顧行之七十壽叙(二)

上章攝提格之歲，表兄行之顧君，春秋七十。兄爲吾外祖一江府君之冢孫，仲舅曲江府君之子，而吾母一品太夫人之嫡姪也。吾母於仲舅雖異母兄弟，而親逾同胞。吾母視兄猶己子，兄亦視吾母如母。兩家子姓，相親如骨肉。簞食壺漿，束薪尺布，兩家靡不相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docsriver.com商家古籍书城

共。吾里中中表之親^(二)，悲愉休戚，肺腑聯切，未有如^(三)吾兩家者也。今吾母之棄藐孤，十有八年矣，而吾兄七十稱壽，以五月廿三日爲懸弧之日。兄既康強難老，飲酒御肉^(四)，矍鑠如壯子。而君之子茂志^(五)兄弟，束修勵志，蜚聲競爽，不隕其家聲。長筵羅列，賓朋翕集，考鐘伐鼓，千金壽而萬年^(六)酬，斯可謂之吉祥善事也矣。

余少於兄一歲，遭逢世難，頽靡衰落。業已文身斷髮，不得比數於人。思欲攝衣冠，撰杖履，從二三親知之後，爲兄舉南山之觴，懼其爲賓筵之辱而未敢前也。將遂默而息乎？而追念吾母，蓼莪之痛，栝棖之思，欲於兄乎寄之，終未能以愬然也。不得已則使孺子孫愛，攝榼承飲以往，而又先之以一言。

蓋洪範之次，九曰嚮用五福，一曰壽，三曰康寧。兄之於斯二者，已兼有之矣。試循其本而論之。庚戌之歲，寇薄城下。我外祖以藩臬入賀，推擇視師，立馬於都城門下。男女避寇者，皆穴馬^(七)足以入，所全活者，無慮萬人。語云：活千人者必封。而況於萬人乎？吾仲舅布衣任俠，毀家首公，好義急難，十歲誦聲□□。兄雖居身隱約，挫先人之產，而獨立行意，不汨沒於流俗。視履考祥，蘭玉森茁，得箕疇之二，而享封祝之三。此非其祖考餘慶，源遠流長，挹彼注茲，而何以致是乎？

仲舅好長生沖舉之術，延致閩希言、李赤肚輩，皆百歲以外登真度世之人。兄少從諸

道人遊，金液之大丹，玉函之隱訣，靡不涉其津涯，啟〔八〕其關鍵。今兄形神志氣，老而益壯，其所得於指授者多矣。虞山古仙真之窟，漢淳于斟遇慧車子於烏目山，授虹景大法，登保命明晨之列，陶隱居〔九〕真誥可考也。人世功名富貴，如日及之華，朝榮而暮落。兄既授登仙之訣，由此而期頤，而不老，視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，猶旦暮耳。人世之浮名濁富，兄視之如土梗弁髦，何足以爲兄道哉！余於兄之壽，推本祖考之德，而祝誦其登真度世，以爲迥異於世之稱壽者。以斯言修一觴，庶可以陳於俎豆之末乎？書此以付孫愛，俾從茂志之後，酌大斗以壽兄，而又道余所以不能往賀之意。兄又當舉觴滿飲，以自慶其生平，而嘆予之衰廢，爲之听然而一笑也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。

〔二〕外集作「戚」。

〔三〕外集有「如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〔四〕外集作

「內」。

〔五〕外集有「茂志」二字，文集補遺空缺。

〔六〕外集作「年」，文集補遺作「金」。

〔七〕外集作「焉」。

〔八〕外集作「啟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故」。

〔九〕外集作「居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君」。

君鴻七十壽序〔一〕

歲次閏逢□月，族弟君鴻年七十，將席長筵，列孫子，舉觴稱壽。宗人有甚之者，

曰〔三〕：「是夫也，白首章句，矻矻孳孳。如彼鶉鳩，拾米食臍。案乾書螢，壁走蟬魚。吞紙煮字，曾不療飢。而足踽踽，而口期期。循牆而走，畏影而趨。世所服媚，深梯滑稽。身爲井餅，豈若鴟夷？衡門帶索，白首棲遲。田夫爭席，濁酒泛卮。宗黨之擁青袖、驅暢轂者，皆得睥而過之，而奚以稱壽爲？」君鴻愧然自失，趨而告於余。余曰：「居！吾語子：舉世兒童婦女，指稱上壽登真度世者，莫如我遠祖老彭。吾姑爲子妄言之。吾祖以斟雉饗帝，受封彭城。由唐迄商，天下亦多故矣。九嬰暴作，十日並出。以迄於純狐之戕羿，斟尋之覆舟，喪亂洊臻，有不身與其憂者乎？子之所邁，於吾祖十分之一也。盧蒲弊之種種，付諸并刀之一割，而已高枕無恙矣，不若吾祖之以憂老也。彭城之失封，不知何時？殷末召爲大夫，稱疾閒居，則其謝國封久矣。遇犬戎之亂，流離西域，百有餘年。晚避殷王之忌，復入流沙。八百歲中，爲旅人之日多矣。今吾子守田廬，奉丘墓，燕伏臘，長子孫。新豐之犬鴨，自識門閭；栗里之雞豚，不踰近局。無播遷之禍，無刑戮之虞。此殆吾祖所不如也。祖嘗〔三〕言喪亡四十九妻，失五十四子。數遭憂患，和氣折傷。人非金石，未免有情。八百年間，亡多存寡，晚而枕高眠遠，自悔其不壽。其摧傷於逝沒相尋者，亦不少矣。吾子斑白一堂，話團樂而歌暇豫。執研削者雅善管絃，索梨棗者咸好紙筆，陌上有緩緩之歌，棗下無〔四〕離離之嘆。安知吾祖不喟然嘆息，以爲斯世之幸人乎？吾聞三

事之鼎，藏弃先廟，周成王之所以饗商伯也。吾雖老矣，猶將問諸守祧。子其從我而東，歌西游^{〔五〕}之曲，拭墮淚之碑。摩娑分噐，司執冪之役^{〔六〕}，此則錢後人之所有事也。彼譏諛者，庸何譏？子姑飲酒，吾爲子鼓缶而歌。歌曰：「卜維有鼎兮，銘曰澗東。奄有東夏兮，光我鼎鍾。泗水淪沒兮，誰爲楚弓？公侯復始兮，有光融融。碧天化日兮，燕喜雍頌。弟勸兄酬兮，酒酣曲終。執杯持耳兮，樂哉老聾。」歌罷，趣浮大白，爲酌者先。君鴻大喜，引滿霑醉，再拜而去。彭祖九十九世吳越二十六世東澗遺老八十一叟謙益再拜奉祝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。

〔二〕外集有「日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嘗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常」。

〔四〕外集作「無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有」。

〔五〕外集作「海」。

〔六〕外集作「役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後」。

黃柱源八十序^{〔一〕}

重光赤奮若之壯月，爲柱源黃翁八十初度。邑之後彥，與其令子尚默秀才游者，如余甥歸司李暨太守陸君輩，乞余爲祝嘏之詞^{〔二〕}。

余少與耀軒黃君交，知翁爲耀軒之中表昆弟。其祖爲主政雲川李公，以遺腹子育於

舅氏大參黃公，遂與耀軒爲雁行。不忘所生，以懷李自名。八十年來，有禾葉向本、露葵衛足之思焉。少而掉鞅藝苑，長而束修勵行，有古先民長德之風。老至則耕閒釣寂，枕高視遠，氣舒而欲寡，行安而節和，探禪悅之味，精導引之術。志在六合之表，而長者之稱，則在縉紳先生鄉黨父老間。

余聞單豹氏之養生也，或攻其外；張毅氏之養生也，或攻其內。翁爲世家子孫，生長聞見，皆詩書禮樂之事。而屏囂息機，澄心靜氣，殆庶幾古之得道者與？其全內行也，如太丘之在潁川。其表清修也，如叔度之風潁上。其徜徉登臨也，眈幼輿之丘壑，慕康樂之山水。其任天而行也，忘機似漢陰之抱甕，逃名類潁陽之挂瓢。其與人無町畦城府也，柳公度之氣海常溫，魯汜子之恭名彌茂。布袍素帶，泊然於藥房菌閣。以詠歌嘯傲之暇，探玄珠於雲笈，悟法寶於貝多。余年與翁齊，得翁爲世外道侶，慧車之虹景，招真之銀筒，余兩人訪求於丹泉雪井間，又安慕乎古之左拍洪崖右挹浮丘也哉！

稱觴之日，桂馥蟾明。武夷會幔亭之雲，赤松浥綵囊之露。諸君誦余言於翁之堂，爲余掀髯加酌，其視玩月峰頭，餐霞洞口者，樂何如耶？令子孝友順祥，樂心養志，以得堂上之歡。陶隱居真誥云：「貞廉忠孝，積行獲仙。」余知琳房玉簡，皆在德門矣。余稔翁爲有道，故不敢以九如三多之祝進。翁膚神清令，視履如盛壯時。俟二十一年進百歲觴，將

與翁復談登真度世之事焉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一。

〔二〕外集作「文」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潔」。

〔四〕外集作「居」，文集補遺作

金母管太孺人五十序

王君六十壽序

吳約庵七十壽讌序

宗袞曼修大司諫五十初度序

內殿保御鄭三山鄭君七十壽序

錢母吳太孺人七十壽序

慧命篇贈孟昉世友四十稱壽

賀詹京兆七十壽序

五百年有命世，見堂構之相仍；七十歲爲古稀，祝期頤之未艾。瑞徵南極，慶在興朝。閣下道叶先知，照隣幾庶。凜若大河之一斷，裁剗不留；巍然象鼎之萬鈞，表儀斯重。堅持素節，不事浮華。慮囚以平反爲能，如于定國之在廷尉；出守以清淨爲治，繼汲長孺之牧淮陽。褰帷獻蠻蛋之畫琛，澤流嶺海；削牘柱貂璫之廟貌，霜肅秦川。乃陟月卿，晉除日尹。玉衡冰壺之譽，方藹清時；岫峴雲關之思，彌深晚節。臧孫有俊，范氏名家。羔羊本潔白之風，驄馬繼澄清之志。

惟茲小歲，正值大年。對冰水之如澗，香浮醞醖；倚玉山而列俎，光映傀俄。席長筵以祝延，舉壽觴而相屬。金章紫綬，照耀清尊；綠鬢方瞳，輝煌黃髮。江梅破白，比韓圃之晚香；岸柳催青，啓陸家之夕秀。家傳忠厚，是先師無盡之燈；心養和平，即仙家

不老之藥。

益也紀、羣行輩、孔、李通家。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，恭紀冥靈之曆。周公拜乎前，魯公拜乎後，式瞻喬梓之榮。投我以桃，何以報之青玉案。既醉以酒，我姑酌彼黃金罍。調瑞龍吟，徵普天樂。

壽沈孺人六十序二

嘗聞作室有道，暨茨資乎後昆；種樹有萌，杞梓食乎奕世。匪獨父訓隆也，蓋亦母德茂焉。若夫禮嚴攸遂，徒以是議爲功；易貴代終，又以無成著誠。婉變雞鳴之寢，扶携鳩杖之旁。時寒燠而獻衣，羣酒漿以陳饋。稱婦順者，於焉止矣。以余所稱沈孺人，則孺子乎古人三，僅稱之。

孺人，中丞沈公之愛女，中翰徐君之元配也。綿颺出自吳興，得風土清嘉之美；絲蘿依於東海，接冠裳文物之華。當其毓德芳年，習儀中闈。羣季俊秀，皆爲惠連；伯姊諸姑，咸稱道韞。青綾步障三，嘗存雅辯之辭；錦字流黃，不殊首容之飾。非假珠輝蕙帳，而銀翰流芬；不啻簧奏瓊函，而綠芽絢采。況乎家傳節鉞，堪稱玉尺冰壺；國賴澄清，庶幾祥鸞威鳳。參靈抱慧，良非偶然；辭垢攬芳，殆由天授。此孺人女德之宗也。

迨乎既歸中翰，係冏卿世德之家；欣傍龍門，實尚寶弓裘之寄。發音稱圖，動容成紀。散儀朗潤，無勞環珮鳴和；含體淑靈，不事綺紈爭豔。內則資乎古訓，秉禮聞於大家。從傅母以登臺，惟攜玉軫；佐君子而持戶，獨御蒿簪。中翰製七襄之錦，清閨吐五色之花。穎絕芝堦，不異白雪桃花之詠；香聞桂苑，曾無寶釵明鏡之書。庶幾閨閣之金湯，抑亦巾幗之干城者矣。

乃若恤緯艱難，共識宗周婺婦；停梭勸勵，再見宣文絳紗。春日平陽，採桑躬祀帝女；秋風鄴地，織錦不問絲人。洎乎中翰驟赴修文，孺人獨嚴家棟。哀鵲作賦，不聞噉噉之凰；寡鵠成吟，但見明明如月。從此飲食方名之教，莫非詩書俎豆之規。賦性維均，七鳩本同勞愛；鍾靈不爽，一鶚尚待騰飛。以茲物化謙和，人稱慈孝。桓少君之高風絕世，王韞秀之識量過人。以今方古，豈其然乎？乃知志存潔白，共成司隸之名；朗鑒知微，愈重謝庭之譽。素絲靡玷，赤芾有徽。斯稱蘭蕙齊姿，松筠一致者也。於戲休哉！

閨有敬慎之婦，如國寶柱石之臣。是以衣本撫華，必陳害澣之誦；質施脂黛，早稱寧儉之儀。勤襄昭美，敬共明孝，勉勉皇皇，遙昭大訓矣。玉樹三枝，蘭蓀雙穗。敢不惕〔六〕若於中丞之宅相，尚寶冏卿之世業乎哉！今日之獻斯壽也，月樹垂珠，貞女記素臺

之樂；雲林佩玉，夫人傳滄海之書。清都以四節傳觴，塵境以七明駐曆。吾將見孺人春秋之志無窮，而賢明之傳，又〔七〕不勝載筆而書矣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。

〔二〕外集「人」下有「中」字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障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幃」。

〔四〕

外集作「閩」，文集補遺作「閩」。

〔五〕外集有「抑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〔六〕外集作「惕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揚」。

〔七〕外集有「又」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有學集文集補遺(下)

與吳梅村書

復王煙客書

與王煙客奉常

復李夢沙書

上李夢沙啓

與吳梅村論社書

與繼起和尚書

與黃觀止書

與馮秋水書

與王雙白

與周安石書

與王中恬書

與王楚先書

復確庵書

與石林長老

與嘉定王內三進士

與禹九書^(二)

病廢卧榻，不復問人間事。適^(二)犬子來，言足下不愜意於鶴如，不欲其居此寺。此寺自先母創修，愚父子三世爲檀越，親見鶴如苦心爲衆撐柱山門，毫無過舉。必有僉人以浮言中傷，致有譴怒。然此僧無罪而去，則山寺無人料理，立致傾頽，恐非足下護法盛心。若老病檀越剥盡面皮，又不足置喙也。種種遣犬子面悉，并詢福先、大士，可以知公道也。草草不多及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二十三。

〔二〕外集作「適」，文集補遺作「遣」。

與福先大士書〔一〕

昨犬子歸傳命，即削牘致都憲公，婉轉啓請，求其勿急逐寺僧，以全薄面。旋奉報章累紙，詞嚴氣厲，凜凜乎金科玉條，不可干犯。僕爲心折氣盡，慚悚無地，今不更敢〔二〕有陳奏，竊平心降氣，爲兩足下私言之。亦非敢違憲臺嚴命，觸冒爲此僧申雪也。

據其所言，則〔三〕有之矣。破山寺〔四〕爲寒門三世檀越，閭里所通知也。僕雖老朽，其人尚在〔五〕，何不走一介之使，將〔六〕尺一之詔，好言諭之曰：「寺僧不法，當驅遣之，以淨山門。」即旁人有慫恿者，亦必〔七〕正告之曰：「彼自有檀越在，當令彼善遣〔八〕。」以全老〔九〕人體面，旁人亦無所置〔一〇〕喙矣。今悻悻然不通一信，不致一詞，震雹馮怒，立刻驅遣〔一一〕。此其爲抹殺老朽，借逐僧以逞其〔一二〕咆哮凌厲，居〔一三〕可知也。乃云「仰體護法盛心，非有異同〔一四〕」。此不可以欺黃口豎子，而可以欺八十〔一五〕老人乎？又謂「輿論〔一六〕嘖嘖，賣菜傭三尺子皆悉其顛末。老人龍鍾衰邁，兩耳雙聾，受欺受蔽，無足怪也」。兩足下聰明絕世，持公秉直，亦頗爲此僧稱冤。豈兩足下之見聞，反不如賣菜傭三尺子，

而主持名教，爲邦之司直者，獨都憲公一人耶？又云：「千餘年破山寺，百餘年叔翁護法，乃〔一七〕出此無行妖僧，玷辱刹宇〔一八〕。」則鶴如之奸媮無行，乃老人百餘年護法養成之也。斧鉞之誅，市朝之撻，不在鶴如，而反在老人。倒行逆施。亦已甚矣！

衰殘病榻，屏跡匿影，無因無緣，惡口辱罵，此亦世間罕〔一九〕有之事也。書〔二〇〕詞反覆，意氣高張，儼然以金湯護法自命。試問都憲公平日於興福寺曾捨一粒米、施一分香否耶？何勞挺身護法，如此迫切？又請問都憲公平日參諸方善〔二一〕知識幾人？護法〔二二〕海內道場幾處？佛法囑付〔二三〕國王大臣，今日誰爲推擇？誰爲見〔二四〕證？此法印便獨歸於都憲公〔二五〕耶？僕雖老廢，生平於〔二六〕憲府諸老，舊交則有鄒南皋、趙儕鶴、高景逸、李茂明輩，新朝有房海客、龔芝麓輩，頗辱其道義深知，草木臭味。今觀此公，鐵面霜稜，威風凜凜，先後執法〔二七〕，似祇有此一人。老人眼界，頗自寬闊，付之啞然一笑而已。

僕有「鶴如撐柱山門」之語，彼謂〔二八〕「破山寺〔二九〕鶴如若死，誰人料理？」此言似尤背理。今所謂撐柱山門者，正謂鶴如未死，而責其料理也〔三〇〕。彼若死，則其責歸於後人〔三一〕。今日彼〔三二〕他日必有死期也，而先逐之，山門傾圮，不利衆〔三三〕僧。此等罪業〔三四〕，必有與鶴如分肩之者。此又〔三五〕不可不深長思也已。都憲雖尊重，死與不死，似非出其主張。閻羅老子勾消世人，原不依捋尖文簿。閒話及此，聊供兩足下一拊掌而已。

病甚，不能造晤。種種遣犬子面告〔三六〕，不贅〔三七〕。

【校記】

- 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二十三，「與」作「致」。〔二〕外集作「復更」。〔三〕外集作「果」。〔四〕外集無「寺」字。〔五〕此句外集作「尚在人間」。〔六〕外集作「持」。〔七〕外集無「亦必」。〔八〕外集作「遣」，文集補遺作「譴」。〔九〕外集作「老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先」。〔一〇〕外集「置」下有「其」字。〔一一〕外集作「逐」。〔一二〕外集無「其」字。〔一三〕外集作「居」，文集補遺作「俱」。〔一四〕外集作「同」，文集補遺作「聞」。〔一五〕外集「十」下有「之」字。〔一六〕外集作「誦」。〔一七〕外集作「乃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如」。〔一八〕外集作「竿」。〔一九〕外集作「希」。〔二〇〕外集作「書」，文集補遺作「言」。〔二一〕外集無「善」字。〔二二〕外集有「法」字。〔二三〕外集作「付囑」。〔二四〕外集作「保」。〔二五〕外集無「公」字。〔二六〕外集作「于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在」。〔二七〕外集有此四字。〔二八〕外集作「云」。〔二九〕外集無「破山寺」三字。〔三〇〕外集有「也」字。〔三一〕外集有「人」字。〔三二〕外集作「曰彼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彼曰」。〔三三〕外集作「破和合」。〔三四〕外集作「孽」。〔三五〕外集無「又」字。〔三六〕外集作「告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悉」。〔三七〕外集「不」下有「復」，「贅」下有「及」。

遵王絕句跋語二則

跋宋板法華經〔一〕

子羽方便現病，烟客奉常〔二〕馳贈宋版法華經，以代文殊師利詣彼問疾。昔者智者大師誦經至藥王品，悟知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。子羽今於病榻受持，便當不離一牀而湧現蓮花國土。始知老維摩隨心淨土，非爲虛語，庶不虛奉常〔三〕問疾一段因緣也。己亥陽月二日，蒙叟錢謙益〔四〕拜手謹題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二十五。

〔二〕〔三〕外集作「常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嘗」。

〔四〕外集「謙益」二字空缺。

贈王孝子乞財葬親引

余往從吾友王季和識王君臻得，觀其深思好學，勃窣理窟，謂當速飛，非籬落間物。荏苒四十餘年，季和久歸樂邦。人間遷改，忽忽如往劫。而臻得坎壈矢志，蒼顏白髮，栖遲兔園冊中，古人作士不遇賦，良有以也。臻得善事父母，以孝行聞於鄉。身老食貧，四棺委置雲間。漬淚填咽，寢食俱廢者，亦四十年於此矣。日暮途遠，無可奈何，乃思效秦廷之哭，冀范舟之助。余竊聞而傷之。

雜阿含經云：「烏荅摩至，問佛：『我如法乞財，供養父母，正理供給，得大福否？』」佛言：「摩訶不汝限也。一切如法乞財，以正理供養父母，獲無量福。」由此觀之，佛許摩訶乞財以養其親，寧不許人乞財以葬其親乎？乞財葬親，猶獲大福，又況於施財以葬人之親乎？圭峯言：「孟蘭供會，具二種肥田。謂佛歡喜日，供養淨僧，敬田勝也；報父母恩，恩田勝也；父母在厄難中，悲田勝也。」今有人能以財施令孝子得葬其親，三田具足，其爲功德田，寧可以尋常福田比量乎？詩曰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世不乏錫類之孝子，吾知臻得之親，若堂若斧，其爲日不遠矣。

屈毓庵像贊^(一)

朱絃聲希，玄酒味醇。家惟數卷，指授千人。無咎無譽，有子有孫。世已喪世^(二)，吾反^(三)吾真。虞之故老，明之遺民。舊史作贊，扇爾芳塵。壬寅正月，蒙叟錢謙益題^(四)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二十五。

〔二〕外集有「世」字，文集補遺脫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反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友」。

〔四〕外集有「蒙叟」以下六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聚魁塔院新建大雄寶殿碑記^(一)

嘗觀像教之神於感應也，一人之身，以三世之身爲身，一心所念，以萬生所念爲念。是故凡塔廟殿宇，創建興復之處，爲天龍鬼神之所呵護者，必有一巨公乘願輪，顯大力，因緣示現。以潰於成。雖易草萊爲金碧，奮汗壤而騫飛，不離於顧盼嘖呻之頃而得之。蓋緣道量堅固，願力弘深。百生之前，明受佛囑，一日現宰官身，起妙莊嚴聚，若此之勇也。

吾邑聚魁^(二)塔之建，創始於故觀察蕭公。天啓中，余以宮僚里居，有感於邑人戴老夢護法神示囑之異，遂與稼軒諸公，應緣唱導。邦君大夫以暨都人士，協力攸助以成之。未幾，滄桑變易，干戈俶擾。塔院香火，僅餘粥飯殘僧，莫克肩營造之役。堂殿之基址徒存，伽藍之規模不立。席扉蓬戶，梵唄荒涼。板屋衡門，僧徒漂寄。雀離浮圖，干雲孤起。高檐^(三)積栱，樹網雲旛，與風鈴替戾之聲相應和而已。大都護關西楊公，以元戎休沐，寓居茲土。瞻禮塔院，周視廊廡。循覽廢興，徘徊太息。會長干大報恩寺主松影和尚仗緣駐錫，講演楞嚴，妙義弘宣，四衆翕集。都護公頓悟宿因，以締構殿堂爲己任，首捐萬金，以供百凡之費。公之賓友余君心生，及舊部將劉君集之，共竭心力，相助勝緣。庀徒葺事，土木皆作。經始於甲午之夏，斷手於丙申之冬。爲大殿五楹，中覆丈六金像三軀。法堂

丈室，安禪會食之寮，及齋厨庫廐，以次而具。雕甍畫棟，風日以之生輝；金網碧幢，雲烟爲之動色。道場峻潔，四衆安穩。齋魚粥鼓之聲，隱然爲一巨刹。寺既成，公以余與聞茲塔之終始也，請以一言紀之。

余考內典，阿育王取世尊舍利造塔，勅諸鬼神，於閻浮提至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，爲世尊立塔，凡窳堵波所在，必有伽藍梵刹，莊嚴表示。阿育王取金華金幡，懸諸刹上，未有浮屠孤起，而不用刹摩標表者也。唐僧澄空發願鑄金像，六十年中，三鑄不就，至捨身而後成之。臨終示衆曰：「五十年後，吾當爲建重閣耳。」開元之初，李暹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，因仰天像，嘆曰：「如此相好，爲風日所侵，痛哉！」即賜錢七萬緡，而重閣以就。人謂李公爲澄空後身。茲塔之成，實廢而復興。四五十年之間，風摧雨剝，鐘殘鈴斷，以待因緣之至，而公適起而應之。聚沙布地，率先長者之金；法界恒河，不礙秦吳之遠。豈非育王之詔，夙奉於他生；而澄空之願，受記於無盡者哉？唯公建虎牙，標麟伐。爲王家功臣，爲生民屏翰。其唱斯緣也，雖仇敵怨惡，悉以大悲智饒益之。仗佛慈，挽劫運。願力甚深，機緣甚切。誠吾鄙之所歡喜讚者也，不辭而爲之銘曰：

虞山發源自大江，地勢東走還伏藏。沙山顧山互低昂，蜿蜒來至烏目傍。東西一瀉惟平陽^四，水流不蓄金字傷。有窳堵波矗城牆，挽勒元氣固土疆。勝因實自蕭公倡，捧土

運甓曾匡勦。殿基初立兵燹荒，風鈴惟聞替戾岡。天^{〔五〕}大將軍關西楊，聚沙有金建法幢。鬱然龍宮金輝煌，罽毘幡網麗日光，三十二相具金剛。竭來華藏禮法王，銷金脫刼護善良。相輪諸佛共讚揚，猗公善果爲無疆。邑人聚沙居士海印弟子蒙叟錢□□熏沐再拜謹記^{〔六〕}。

【校記】

- 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六，「魁」作「奎」，無「院」字，「記」作「銘」。
〔二〕外集作「奎」。
〔三〕外集作「檐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檐」。
〔四〕外集作「惟平陽」，文集補遺作「□□湯」。
〔五〕外集作「天」，文集補遺作「天」。
〔六〕外集有「邑人」以下至末十九字，文集補遺無。

常熟縣重修城隍廟記^{〔一〕}

傳有之：「民，神之主也。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。」然則世之事神者^{〔二〕}當亦先知所主矣。今國家幅員萬里，張官置吏，棋布星羅。郡有守，州有刺史，縣有令，所以教育黎元，寄甚重也。有官以治陽，即有神以理陰。凡水旱疾疫，火災大患，人力無所施者，神能捍禦之。於是郡縣各有城隍之司，丕秩元祀，百世弗替。

吾邑城隍司，創自洪武三年，即古東陵^{〔三〕}寺基也。歲月既久，或圯或修，代不乏人。

然文字無考，邑志僅載弘治中王侯大經營鼎新之，東湖錢先生記其事。余嘗讀記文，不覺掩卷興嘆也。東湖之言曰：「城隍有祠，每月朔望，有司展謁之外，香火稀闕，閒庭悄然。」以余觀於今日，邑民事神，又何其殷殷煩且數也？每旦曉光曛曛，重門洞開。香氣連雲，燈焰爍日。男婦老幼，聯袂接袵，堂皇不能容，中庭之趾相錯也。仰窺神容，精氣赫奕。天風肅肅，從兩袖出。愀乎若嘆，赫乎若怒。呼吸響應，謁者毛髮洒豎，此豈神之靈倍盛於昔，又豈民之崇奉獨虔（四）於今耶？是蓋有說矣。

政之修也，神所憑依在民。政之失也，民所憑依在神。昔人銜命握符而來，類能代天子宣德揚化，甘雨和風，翔洽四境。民知有令，而相忘於神。今之宰邑者，或不盡豈弟樂只，令棄民，民亦貌事而心攜。偶遇疾痛疴癢，儕耦環視，卒卒掩涕曰：「彼雖南面臨我，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也。出湯火而登衽席，非明神孰與援手？」是以望神若望慈父母焉，奔走於神之祠下，若奔走於其親之庭闈也。一有興作，不戒而趨，土木丹漆之役，工（五）不告勞，金錢穀帛之施，口不言費。是豈民之偏暱於神哉？亦其情有不得已也。

今日者，殿堂落成，兩廡告竣。其盤礎之安，陛阼之崇，題竊之騫，藻繪之輝。觀者額手相慶，謂非神之威靈，悚懾億兆人之心志，宜不及此。余獨謂非億兆人之心志畢萃於神，如拯溺救焚然，亦豈遽及此。蓋君子觀於神人相與之際，惕然有世道升降之感焉。羽

士朱□，讐石請文。因余舉李梁之語，推演其意以告之。惟神聰明正直，陰隲下民，當不以余言爲過也。是役也，經始於□□年□月，畢工於□□年□月。費金錢若干緡，方伯孫君有記，余不更書。邑人錢謙益熏沐謹撰〔六〕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三。

〔二〕外集有「者」字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靈」。

〔四〕外集作「虔」，文集補遺

作「雯」。

〔五〕外集作「工」，文集補遺作「上」。

〔六〕外集有「邑人」以下九字。

都察院書佐題名記〔一〕

關東振字周公奉詔巡撫江南，保釐政成，百職備舉。妙簡幕府書佐，分曹庀事，凡二十人，皆能以公勤廉辦，克供厥職。公將還旗休沐，乃條具其姓名，刻之貞石，如各省院題名故事，而屬余爲之記。

余考周官六卿之屬，各有府史胥徒。六卿，府二人，史、胥各十二人。府、史、胥者，今之書佐之類也。天官小宰之職，掌百官府之令，辨其職。曰府，掌官契以治藏；曰史，掌官書以贊治；曰胥，掌官叙以治叙。今之書佐，各有職掌，左右官府之治，亦猶是也。前漢百官志：百石以下，有佐史之秩。後漢百官志：漢初，傳〔二〕掾史辟，皆上言之，有

秩，比命士。其所不言，則爲百石屬。其後皆自辟除，通爲百石屬云。今之書佐，皆不上言，故無秩也。三公曹掾，有東西曹、戶曹、奏曹、辭曹、法曹、尉曹、賊曹、決曹、兵曹、金曹、倉曹之名。東西曹主史之事，戶曹、倉曹、金曹主民事錢穀，辭曹、法曹、決曹主刑名，兵曹、尉曹主兵馬，賊曹主盜賊，奏曹主章奏。掾主曹事，令史各典曹文書。名雖與今不同，而分曹職掌一也。

今之巡撫都察院，在前漢即御史中丞也。後漢改_(三)御史大夫爲司空_(四)，置大司馬以冠大將軍之號。今巡撫周公實由少冢宰改少司馬，開府江南畿，兼兩漢三公之職，而所除書佐，一時尤號稱得人。嘗讀史記張湯傳，湯初給事內史爲掾，以湯爲無害，徵爲丞相史，薦之天子，補御史，至爲廷尉。及奏事，上善之。即曰：「臣非知爲此奏，乃正監掾史某爲之。」雖湯欲薦吏揚人之善，然亦見漢掾史其所職掌，可否是非，得與天子上下其議論如此_(五)。故如湯者，得以掾史致身御史，進爲廷尉。而趙堯亦以刀筆吏爲御史大夫。漢不輕視其掾史，掾史亦不輕視其身，往往身爲上卿，名列史傳。自漢以下，此風寢微。上既輕視其掾史，掾史亦輕視其身。吏治之不古若，職由此也。

公蒞任以來，凡推擇爲書佐者，不得以身麗法網，與家無擔石者，參錯其間，亦猶「凡厥正人，既富方穀」之義。有以舞文抵法，夤緣窺伺者，必責而逐之。寧擇而後任，無任而

後擇。此公之所以能得人也。今公既內召，懼既去而窺伺夤緣之徒，復投間抵巇，以致書佐之自輕也，復爲勒石刻文，以鄭重其事。其所以整飭吏治，豈不遠哉！

余爲之記曰：巡撫都察院之屬書佐四十人，分掌章奏、吏民、錢穀、兵馬、盜賊、刑名，悉如漢曹掾吏故事。更番從事，各守成法。每番得二十人，皆能諳政務，潔操守，如漢之掾史。異日有起家如漢名公卿者，必自此始。可不懋哉！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文亦收於外集卷十三。

〔二〕外集有「傳」字。

〔三〕外集作「改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正」。

〔四〕外集

「空」下有「司」字。

〔五〕外集作「如此」，文集補遺作「此如」。

祝茹穹丹藥記〔一〕

茹穹先生，念我衰老，扁舟訪我虞山。余觀先生雙瞳如漆，鬚髮鬢黑，神氣盎溢，視三載前德充之符，益加粹矣。所過〔二〕以一指活人，刀圭方匕，沉疴立起。診視如孫、吳之料敵，療病如韓、白之決勝，病愈奇怪則效愈神速，斬關奪命，不以尋常方劑奏功。江右陳伯璣，士林之麟鳳也。疔瘡在身〔三〕，十年不愈，神色憔悴，起居艱苦。才服藥兩〔四〕日，忽來告我：霍然有起色矣。瘡液之流黃者，變而爲白矣。先生奉靈真之命，以活人爲事。吾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